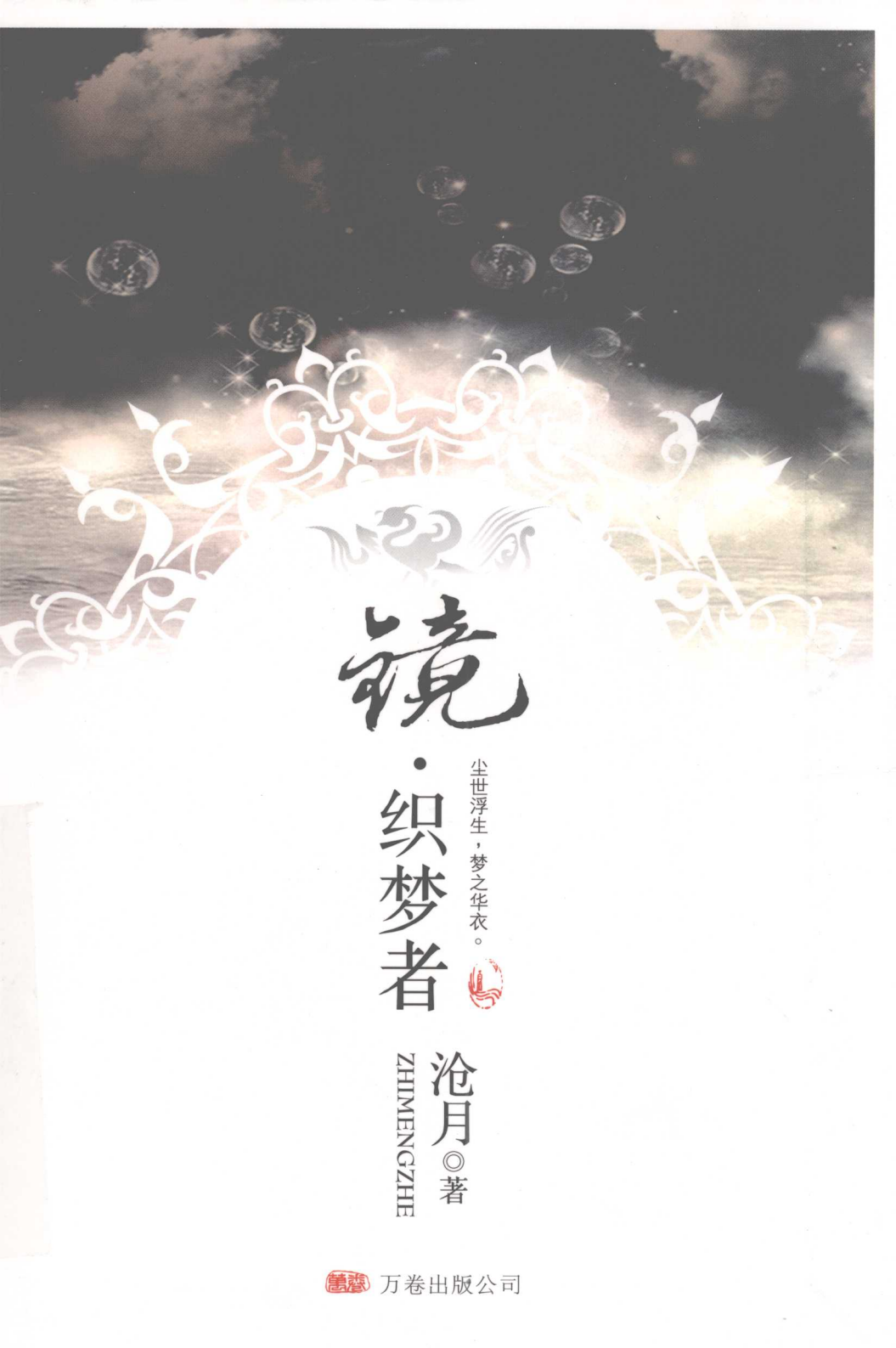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镜

·
织梦者

尘世浮生，梦之华衣。



沧月
◎ 著
ZHI MENG ZHE



万卷出版公司

镜

MIRROR | ZHIMENZHE



织梦者

沧月
◎ 著

磨房万卷出版公司

© 沧 月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织梦者/沧月著. 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1

(沧月“镜”合集)

ISBN 978-7-80759-453-6

I. 镜… II. 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4298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300千

印 张: 6.5

出版时间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苏 萍

特约编辑: 陈海燕 雷 同

内版设计: 余一梅 白咏明

封面设计: mini

插图绘画: ENO 唐 卡

ISBN 978-7-80759-453-6

定 价: 19.9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

镜中的梦幻城

二〇〇三年的暑假，某一日醒来，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，写下了《镜》的第一行字：“地之所载，六合之间，四海之内，有仙洲曰云荒……”

盛夏的清晨，窗外有蝉鸣，绿荫婆娑，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上午，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。

冰封神戒，白瓔坠天，苏摩归来，地宫夺宝，龙战于野……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，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，真实得近在咫尺。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，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，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，并感同身受。

——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，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，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，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，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。

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，完成了第一卷《镜·双城》——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，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，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。

如今回想，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，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——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，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，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，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……

如鱼饮水，妙处难与君说。

那之后的四年里，又陆续完成了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和《镜·神寂》，以及外传《镜·织梦者》——我从未想过一贯散漫的自己能如此勤勉，经常在电脑前坐到深宵，谢绝了一切同龄人该有的娱乐应酬活动，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赶着我前行。我是如此地热爱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，以至于曾经对人说：如果只能再活三个月，我要做的必然是用尽全力将这个未完的云荒世界补全，让它不至于随着我永远埋葬。

然而，在这四年里，也因为这部书而经历了诸多波折。

从一开始的被某出版社冒名出版假的《镜》系列，到后来因为原先合作的出版商为谋取暴利，擅自将《镜·织梦者》、《镜·辟天》等书拆分出版，从而导致我与其解约和引发诉讼——正因为《镜》所具有的价值，让它在诞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因为人心的贪婪而产生的劫难，给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带来了困扰和损失。

但无论如何，在二〇〇七年的六月里，我终于走到了这条路的终点。

“天地之间，诸神寂灭，人治的时代已经到来”——在写下最后一句话时，不由轻轻吐出一口气。我长久地凝望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，宛如一个雕刻家凝望她的塑像，一个母亲注视她的孩子。那一刻，心里有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终点的释然和放松。

四年的跋涉，百万字的作品，在目前的水准上，我已然竭尽全力做到了最好。终我一生，能在最好的年华里凝聚心力写下这样一部作品，也已无悔无憾。

天是一面镜子，浮云便是人世映照在上面的倒影——而所谓的云荒，那个“神灵所生，其物异形，或天或寿，唯圣人能通其道”的云荒，也不过是一个镜中的幻象罢了。我为自己的所有梦想搭建起一个华丽庞大的舞台，台上唱的一折折悲欢离合的戏，是我在几十年的生活里，对所见所闻的综合描述，是对历史、现实种种的情感投射，包涵了对于爱、守护、责任、救赎等等的感悟——虽然未必成熟深刻，但至少是真切诚挚的。

这片广袤的云荒埋藏着很多的故事，而《镜》只是其中之一。在亲手绘制地图的时候，每标注一个地名、一条河流、一座山峰，我的心里都会浮出与之相对的传奇，那些故事就如一座座深埋地下的矿，等待我某一日去将它挖掘出来——所以，《镜》虽然结束了，云荒这个庞大的世界却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。

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。

而在将来的日子里，我会走得更远，看得更广，想得更多——对于出

生于星象学“织梦者”这一天的人，书写或许就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和不能摆脱的宿命。

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，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，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，可以摆脱一切束缚，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——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。也给我的挚友沈瓔瓔、丽端和编辑们以同样的谢意——多年来，我并不是一个人在跋涉，正是经由这些手的共同努力才构筑了这个宏大瑰丽的云荒世界，织出了那样绚烂的梦之华衣。

同时，也感谢我的读者们——感谢你们四年来的耐心等待，感谢你们在我遇到波折时给予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分享了我的梦和人生，也感谢你们——曾经和我一起成长。

岁月如流，逝者如斯，这四年来所有一切都在改变。我清楚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老去：明眸会黯淡，秀发会苍白，肌肤会枯萎，思维会迟缓……某一日的我，或许会将今日上天赋予的一切交还给时间的河流。

然而，正因为这一部《镜》，让飞逝如电的青春有了存在的证明——《镜·双城》、《镜·破军》、《镜·龙战》、《镜·辟天》、《镜·神寂》……这一部部作品就如一个个脚印，留在了人生的记忆中，让我在多年后回首时，还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来时的路。

《镜》之于我青春岁月的意义，就如《听雪楼》之于我的少年岁月。

如此说来，织梦者的宿命虽然孤独，却也是幸福的。

因为，我终于可以用梦和笔，对抗了无情而强大的“时间”。

2007年8月8日 于杭州

沧月

目次

contents

云荒

Chapter 01 艾美 〇〇三

在那一刻，长长的裙角飞扬起来，
艾美看见了坐在木槿树上的紫衣女子。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Chapter 02 萧宅 ◇ Chapter 03 沉音 ◇ Chapter 04 转瞬 ◇ Chapter 05 辟邪

Chapter 06 梦魇 〇三四

灯光下，那块磨成半月形的石头发出琉璃般的光泽，
雕刻着奇特的花纹，看上去里面隐隐有光影流动。

Chapter 07 龙战 ◇ Chapter 08 神谕 ◇ Chapter 09 归家 ◇ Chapter 10 化梦

Chapter 11 梦 〇七五

那般冷锐、深邃、漠然而清醒，那一瞬间她有了一个奇怪的直觉：
那不是人类的眼睛……那不是人类的眼睛！

Chapter 12 惊梦 ◇ Chapter 13 陌路 ◇ Chapter 14 凡世 ◇ Chapter 15 重逢

海的女儿

Chapter 01 雨城

一一一

半空中，风迎面吹来，酒红色的裙子散开了，
宛如一对美丽的翅膀，长发轻舞飞扬，
瞬间变成一个点，消失在充满了雨水的世界里。

Chapter 02 鲛人 Chapter 03 诸神的聚会 Chapter 04 蓝 Chapter 05 遗事

Chapter 06 星祭

一六四

静默片刻，望着这个人首鱼尾的男子，织梦者忽地笑了起来。
「蓝，如果在我笔下，你这样的人，是应该获得幸福的。」

Chapter 07 朝闻道 Chapter 08 夕可死 Chapter 09 海国 Chapter 10 遗赠



Chapter 01

艾美

白色的别墅，一扇美丽的红色雕花窗……推开窗，窗后是……艾美猛然惊醒。

“铛，铛，铛！”醒来的时候，隐约听见楼下客厅里的钟正敲了三下。

“唔……三点……该死的……”翻了一个身，迷迷糊糊地嘟哝了一声，她将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，继续睡。怎么这几天老是这个时候醒呢？见鬼。

半梦半醒中，脑中定格的是梦的最后一个镜头——红色的窗，窗后是什么？想不起来……模模糊糊的，她又像睡着了。

“嗒、嗒、嗒……”忽然间，她听到楼梯上传来轻轻脚步声，非常的规律，在寂静的夜中敲响。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睁大了——小偷？是有小偷么？

她想打开床头的台灯，然而，手又顿住了，只是凝神细听。

嗒、嗒、嗒……那个轻轻脚步声一直没有停，仍然一直在响着，似乎永不会停止。

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艾美默数着。时间似乎也是凝固了，她不停地数着，一口气数到了一百多，那个声音却依旧没有停。冷汗冒了出来，手心一片凉意——怎么可能……怎么可能！她家的房子虽然是郊区的排屋，但是也只不过三层而已！

即使从一楼到三楼，也只有四十八级台阶。

嗒、嗒、嗒……那个声音依旧在黑夜中不停地响着，一级一级，却似



乎慢慢靠近了。

习惯了黑暗后，依稀辨别出了室内熟悉的陈设。她的手指颤抖着摸索到了床头柜子上的一只Kitty猫的笔筒。塑料硬实的质感握在手中，她忽然有了些微的安心……怕什么？不就是一个小偷么？然而，她的身子还是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。

无休止的脚步声终于在卧室门外停止。

然后，也没有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，她却看见了门微微开了一条缝——

“去死！”她想也不想地，将手中的笔筒对着门用力砸了过去，声音因为紧张和激动而颤抖，大喊了起来：“小偷，有小偷！老爸老妈，有小偷！”

“乒”的一声，笔筒砸在了门上，开了一线的门轻轻吱呀了一声，关上了。

然而，楼梯对过父母的房里却没有一丝响动。讨厌！为什么都睡得那么死？

她扯着嗓子大喊，手用力摁着台灯的开关——然而居然怎么都开不了灯！冷汗湿透了睡衣，她的眼睛死死盯着卧室的门。然而门没有开，外面也没有声音。艾美有些发怔地坐在床头，侧耳细听，却仍然没有开门出去看的勇气。门没有再打开，她舒了口气：看来，那个进来的贼被人发觉以后已经溜了吧？

坐在黑夜里，艾美不知不觉居然又起了浓浓的睡意，身子慢慢下滑，栽进了被子。该死，该死的……怎么这么快又困了呢？她嘟哝着，然而却阻挡不住那浓烈之极的睡意。

在重新入睡前，模糊中，她忽然听到了门外传来了一声叹息。

她吓得全身绷紧——在门外！那个人就在卧室门外一直没走开！

她想再次大叫起来，然而，袭来的睡意是那样出奇的强烈，她一头栽入被子里沉沉睡去了……红色的窗，红色的窗……窗子后面，是什么呢？

在睡去的刹那，脑子里面居然还是那样乱七八糟的梦。

“小美，起来起来！上学要迟到了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已经七点钟了！”第二天，没睁开眼睛，照例先听到了母亲的催促声，母亲一把掀开了她的被子，“起来！早饭已经做好了。”

冷气的侵入让她的神智一清。刹那间，她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昨天晚上情景——忽然从床上直直地坐起，抓住母亲的手，她大叫一声：“老妈！昨天晚上家里进了小偷！你快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



正在给她收拾书桌的母亲白了她一眼：“你睡醒没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说梦话。”

“真的有贼，真的有贼！我喊你们了，你和老爸睡得太死了——”艾美不服气地叫了起来，挥舞着手臂来加强自己话语的说服力——然而，她的声音忽然顿住了。

那个笔筒……那个Kitty猫的笔筒，居然依旧好好地呆在桌子上那个地方！

见鬼……怎么回事……明明，明明昨天晚上……

她坐在床上，怔怔地看着那个昨天半夜被她扔到门上的笔筒——Kitty猫戴了个粉红色的蝴蝶结，笑眯眯地趴在桌上。她一时语塞，头脑一片空白。

做梦么？原来真的是又在做梦了……

“清醒了没？可真的要七点了！快快快！”眼前蓦然一黑，原来是老妈将毛衣迎头套下来，不耐烦地催促，“牛奶都凉了！我先去把它热一下，你快点下楼。”

老妈走开，下楼。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，嗒、嗒、嗒……艾美的神思一时间有些恍惚起来，下意识地数着，一共二十四次响声，然后，传来了母亲到了一楼换拖鞋的簌簌声。

没错，卧室在二楼，应该就是二十四次响声才对……艾美想着，忽然笑了起来。

什么呀！真是高三综合症！看来自己真的是睡眠不好了，老是做这种奇奇怪怪的梦。或许，该让老妈将楼下那个座钟换成电子钟，那嘀哒嘀哒的声音真是让她神经衰弱啊……

迅速地回过神来，用力将头从毛衣中穿出，然后三下五除二地穿好了衣服，跳下了床。风卷残云一般地，将桌上堆积的作业本和书扫进了书包，小心翼翼地确定了一下那本最心爱的小说《长歌》放在了最底层，才一跳一跳地下楼。

当她跳下第一级楼梯时，她的脚步忽然顿住了。然后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慢慢地转过头，看着墙角门边的某处——那里，躺着一片塑料碎片。

粉红色的，Kitty猫头上蝴蝶结的碎片。

“饭盒搁好了么？午饭我给你准备了尖椒牛柳，小心汁子流出来。”七点五分，在她准时将自行车从家里那个小花园铁门中推出的时候，依旧听见母亲在后面絮絮不休地叮咛。

海城是个东海边的小城市。她的父母是普通的国家公务员，三口的小康之家在市郊，虽然地价便宜，房子也是一梯一户的排屋，但是离学校却远，每日就算骑车也要将近半个小时——因为父亲喜欢园艺和古董，为了拥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坚持在这里买了幢房子。

“知道了知道了！老妈再见！”背上书包，艾美逃脱般用力一蹬，车子从家门口那条斜坡路上飞了出去。二十五分钟的车程是非常紧凑的，简直是一分钟都耽误不得。她不敢大意，如往日一般用力蹬着车，穿过那一片绿化林区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哼起了歌儿。

故作轻松。她也知道自己在极力摆脱方才的回忆——那散落在墙角的碎片明明白白地证明了，昨晚所见到的一切并不是一个幻境而已！

那是真实的。

然而一想起那个不知从何处走来，一直停留在卧室门外的人，艾美的心里就有森森的冷气。家里的东西一件都没有少，连门都没有开动过的迹象，那个人甚至还替她捡回了扔在门边的笔筒……

那究竟是因为什么？艾美一边苦苦思索着，一边沿着道路用力蹬车。从家里所住的郊区进入小城干道，还需要骑上十多分钟的路。这一路上两边是市郊最大的一条绿化林带，满目的苍翠。不过这样的冷僻，那也是每天晚自习以后，她都要找露儿陪伴回家的原因。

露儿的家在绿化带前方不远处，骑车再转两个弯以后就能看见。

艾美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，撞上了坚硬的实体。

因为对于道路熟悉得可以闭上眼睛，她如往常一样不安分地双手脱把，哼着歌骑车。在意外地看见转弯后，路边出现了一个路牌时，她甚至连刹车都来不及捏，只惊呼了一声便直直撞了过去。

三十秒钟以后，她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气呼呼地抬头看那个路牌。新立的路牌连着一个信箱，还散发着漆的味道，上面用红色标着“萧宅”两个字。字底下还写了一个箭头，直指林后。

艾美这才惊讶地发现，不知何时林中的草地上已经辟出了一条小径，在酢浆草丛中曲曲折折地通向林中深处。草叶有些歪倒，是有人新踩过的痕迹。原来这里已经有了新住户？

艾美从地上扶起了车，饭盒已经打翻了，尖椒牛柳的汁子弄脏了她的裙子和书包，膝盖也蹭破了一块。心中的火气腾地冒出来，在跳上车前忍不住抬起脚，狠狠地踢了那个倒霉的路牌一下。

七点十五分了。再也不能多耽搁，艾美揉着膝盖跳上了自行车，继续赶路。



骑了一段路，在前方拐弯时，她的眼角无意中瞥见了后面——那个路牌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长发女子，正弯下腰来，扶正了那个被她一脚踢歪的路牌。

哦……这个，就是新来的萧宅女子么？刚才她该不会看见自己踢她的牌子吧？

晚自习结束是九点正。

“对了，明天一定要记住把最新的《长歌》带来。昨天我看完了第八章，一夜没睡好想着后面如何呢！沉音写的东西真是好看啊。”露儿在这个岔路口千叮万嘱。一路骑着车回来，两个女孩一路都在议论着这一本书，一直说到了家门口。

《遗失大陆》（Lost Continent）是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华文书籍之一，讲述的是一个名叫“云荒”的大陆上的种种故事。架构庞大，设定繁复，气势恢弘。在文学性和商业性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从而第一次架构起了东方体系的奇幻模式。从十年前开始连载，已经出到了第五卷，至今畅销不衰，累计发行量已经是个天文数字。而除了平面媒体，同时也被改编成了动漫和影视，在国内已经是家喻户晓。

就连已经逼近高考的艾美和周露儿，都无法抵抗这部小说的魔力，在课余偷偷追着连载看，然后私下相互分享体会和喜悦。而艾美家里订阅了连载《遗失大陆》的杂志《幻想》，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首先传播最新剧情的人。

“好啦好啦，明天周六，我去你家做功课的时候顺便把第十章给你。”艾美一口答应，小小的心里有一种优越感，笑嘻嘻，“小丫头，小心你妈知道你复习偷看小说，打死你。”

“嘻嘻，才不，我爸妈也是《遗失大陆》的书迷呢。”周露儿却有恃无恐地笑。

艾美扁扁嘴，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从来不看《遗失大陆》呢？如果像周露儿那样把父母拉到同一阵线来，自己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看了。但说起来奇怪……既然父母都不看《遗失大陆》，为什么还要每个月都订阅《幻想》杂志？

越想越觉得纳闷，艾美有些闷闷不乐地告别了周露儿，继续前行。

两个女孩分开的时候，是九点二十五分。往前再骑五分钟的车程，就马上可以到家了。





在转过那一个路口时，艾美愣了一下。林间小径黯淡的路灯下，她又看见了那个新漆的路牌——随着道路的起伏，空了的饭盒在自行车篮里嘭嘭地响着，她的裙子上还留着牛柳的肉香。在路过那个岔道口的时候，她不由自主地放缓了车速，转头看了一下那个路牌。

萧宅。

还散发着油漆香味的路牌上，那一个箭头指向林中深处。密密的树林背后，依稀能看见有灯光明灭不定。夜风缓缓吹来，在路牌前刹车的艾美内心忽然有种奇怪的冲动，想一直沿着那个方向，走入小径的深处去看看。

她一直是一个大胆而充满了活力的女孩子，正直而热情，眼睛里面没有任何的阴暗。

在路灯下锁好了车，艾美拎起书包踏上了小径。如今只是四月，酢浆草没有到开花的季节，风里充溢着淡淡的木叶清香，她走在林间小径上，铺满了酢浆草的路踩上去软软的，没有一丝声响

“小姑娘你好啊！”刚刚走入那一片林子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幽暗的林间招呼了一声。即使大胆如艾美，也不自禁地吓了一跳，几乎叫出声来。

艾美睁大了眼睛，想在这个昏暗的树林里看清楚这个女子到底在何方。这时，似乎老天也帮了一次忙，云破月出，皎洁的月光从林间直洒下来。

在那一刻，长长的裙角飞扬起来，艾美看见了坐在木槿树上的紫衣女子。

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即使是一个月以后，关于萧宅的所有记忆都成为模糊的碎片，艾美依然为自己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的美丽而战栗。

那一刻的月光下，紫衣女郎藏身在斑驳的光影中，垂下的双足轻轻晃荡着，树叶的阴影掩饰了她有些过于苍白的脸色，看起来轻灵而曼妙。月光在她的紫衣和长发上水一般地流动，她脸上有一种魔性的美。

“小姑娘……半夜三更的，跑这里来干吗？”紫衣女子从树上跃了下来，落在草地上，看了看愣在一边的艾美，嘴角忽然泛起了调侃微笑，“是不是你今天撞坏了我的邮箱？”

艾美讷讷不知所对，脸腾地红了。

“嘻嘻，看把你吓得。我也不是来问罪的 我回去写文章了。”见对方不回答，紫衣女子再度打量了她一番，仿佛确定了什么，眼神一亮，自己沿着小径跑开来，对她招招手，“有空来坐坐，我家在林子后头的河

边。”

跑了几步，仿佛想起什么似地回头：“对了……我叫萧音，小姑娘你呢？”

“我、我叫艾美……”她的笑容里有璀璨的光辉，让艾美看得分了神。紫衣女子于是笑了笑，顺着小径跑进了林子深处。

那里，透过密密匝匝的树叶，可以依稀地看见一盏昏黄的灯火。

小姑娘？那个人也不过二十多一些的年纪吧？……艾美站在林子里，有些不服气地想着那个萧宅里的女郎，究竟是做什么的呢？

“对不起……请问你看见一个穿紫衣服的女子么？”

在艾美走回到路灯底下时，身后忽然有一个声音响起。她吓了一跳，俯身去开自行车锁的手颤了一下，没有插进锁孔里。直起身子回头看去，只见几米开外的小径上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一个男子，穿着套头的休闲毛衣，手里拿着一叠稿子模样的东西，问她。

“你说的是这个萧宅的人么？”艾美怔了怔，顺手指了指身边路牌上的字样，反问。

男子的目光转向路牌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便点了点头。他站在几米外路灯正好照不到的地方，所以看不大清楚面貌，只依稀让人觉得面部轮廓颇为英俊，陷在阴影里的眼睛深邃沉静。

“她刚回去了。”艾美回答了一句，已经打开锁，推出了车子——真是奇怪，回家这一段路本来很少有人走过的，而今晚却一连碰到了两个陌生人。

“谢谢。”男子只是点了一下头，艾美便跳上车用力蹬了出去。

前面都是直路，五分钟就能骑到家里——如果她那个时候回过头来看看，她便会看见，路灯下那个陌生的男子一直站在那里，注视着她的背影，眼睛里的光芒变得极为怪异。

然而，因为想着来不及做作业了，她只是一口气往前用力蹬车，丝毫不回头。

“你又自顾自跑出来？”幽暗的树林中，男子的声音再度响起，冷淡地责备，“沉音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你现在肩负着织梦者的重任，没有我陪同不可以随便离开别墅！”

“我只是想看看那个女孩子嘛。我知道她是个学生，晚自习下课就要路过这里。你为什么对找新的织梦者一点都不热心呢？”那个女子嘟囔了一句，却眼睛发亮，一把抓住了身边的人，“辟邪，你也看到了？是她